

网络原名《仙路烟尘》  
后《诛仙》时代仙侠新圣经

幻剑书盟  
hjam.net

# 仙剑奇情

1

管平潮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仙剑奇侠传

1

管平潮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仙剑问情.1/管平潮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

出版社,2006

ISBN 7-80673-885-1

I. 仙... II. 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1943 号

**仙剑问情 1**

---

作 者: 管平潮 策 划: 张国岚

责任编辑: 申 强 美术编辑: 美 慧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特约编辑: 孟 祎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
E-mail: [hspul@163.com](mailto:hspul@163.com)

印 刷: 三河市燕山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10 千字

印 张: 15.75

版 次: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885-1/I·426

定 价: 22.00 元

---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第一卷

当时年少青衫薄

## 第七章

检点柔肠侠骨 40

## 第一章

虔心慕道谁家子 2

## 第八章

笑捉强梁如鼠 46

## 第二章

闲卧仙山惊月露 10

## 第九章

浪静风恬，兵销戈倒 53

## 第三章

行程正在，秋水盈盈处 15

## 第十章

随口利牙，哪管鬼哭神怒 59

## 第四章

娇儿原不解炎凉 22

## 第十一章

神威难测仙颜露 66

## 第五章

浩渺烟波浪尘俗 28

## 第十二章

消魂处，离梦踟躅 73

## 第六章

李代桃僵事逾奇 34



### 目录

# 仙剑情

## 目录

### 第二卷

一剑十年磨在手

#### 第一章

负恨雄行岂意气 80

#### 第二章

水龙吟处飞神雪 86

#### 第三章

媚月娇花邀笛步 93

#### 第四章

弘道心于市井 99

#### 第五章

恨魔障之功高 105

#### 第六章

每到绝处有奇峰 111

#### 第七章

忽闻世上有奇经 120

#### 第八章

天书岂容世人读 125

#### 第九章

有女翘鬟来月下 132

#### 第十章

一身侠骨乱风波 137

#### 第十一章

乱红深处有奇缘 143

#### 第十二章

水龙吟处，雷奔鬼舞 149

# 仙剑奇情

## 目录

### 第三卷

堕怀明月三生梦

#### 第一章

剑舞秋雷，四壁如闻鬼啸

156

#### 第二章

一剑十年信手磨

162

#### 第三章

谁人会，微吟意

171

#### 第四章

霜刃击秋风，谁有不平事

177

#### 第五章

操戈入室，按剑伏兵

183

#### 第六章

相知犹择剑，莫从世路暗投珠

189

#### 第七章

惆怅罡风何太急，梦短落花烟

194

#### 第八章

入手香脂半世缘

199

#### 第九章

神女生涯原是梦

207

#### 第十章

小姑居处本无郎

215

#### 第十一章

心旌摇动蕊珠宫

225

#### 第十二章

突兀仙山千万叠

235



第一卷

当时年少青衫薄

卷首词 半生缘

一卷《仙尘》半世缘  
满腹幽情对君宣  
浮沉几度烟霞梦  
水在天心月在船



# 第一章 虔心慕道谁家子

不求大道出迷途，纵负贤才岂丈夫。

百岁光阴石火烁，一生身世水泡浮。

——《悟真篇》

“恳请仙长收录小子暂列门墙吧！”

“阁下尘缘未了，与仙道无缘。请回吧！”

“呜呜呜……”

“请大师收我为徒吧！”

“贫道与你无缘啊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“道长，收俺当徒弟如何呀？”

“名额已满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老头儿，做俺师傅吧。”

“不行。过会儿你去杂货铺偷瞧老板女儿的时候，帮我看看预约的檀香到货了没。”

“好。不过俺一看美女，就很健忘的……”

“滚！”

以上就是少年张醒言，这几年中与老道清河的日常对话。





张醒言是位十四五岁的少年，眉目清秀，两只眼睛乌黑溜溜，一看就是活泼跳脱之辈。他自幼生长于庄户之家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山民，在鄱阳湖饶州城外的马蹄山下靠山吃山。

与其他农家穷苦子弟相比，少年醒言也没什么特异。如果实在要说出什么不同来，有一点倒是颇值一提。

张家虽然生活困苦，但醒言父母仍借着一次机缘，让他跟着饶州城季家私塾的季老先生习读诗书。他家贫苦，交不起银钱，张氏夫妇只好勉力从自己口中挤出些口粮，并时常送上些时令山珍野菜，当做季老先生的束脩。

醒言这名字，正是季家私塾这位季老学究所取。之前，世上还没醒言这人，只有张家狗蛋儿。在狗蛋儿七岁那年，父亲老张头正巧在饶州城大姓家族季老太爷家打短工。虽然称作老张头，但那时狗蛋儿他爹其实正当壮年，但庄户人家没日没夜的劳作，让他看起来比较显老，因此大伙儿叫他老张头，都叫得比较顺口。

话说这帮短工的老张头，偶然听说季氏私塾的季老先生学问好，人也和善，于是便壮着胆子，在季家车把式老孙头的引荐下，找到塾中，请老先生给自己儿子取个像样的大名。

听这位庄户人诚惶诚恐的求告，慈眉善目的季老学究倒也没有拿架子，只和颜悦色地问他对自己儿子的名字有何要求。没想到老先生取名字，还要征询自己的意见，老张头倒很是受宠若惊。于是，得了这宝贵机会的狗蛋儿他爹，便挠着头想了一会儿，然后恭恭敬敬地答道：

“禀过季老相公，俺庄户人常觉得日头下山快，就盼着睡觉时间少一点，这样干活日头就长一些，就可以多翻几亩地了。除了这，也希望俺儿子将来会说话些，这样以后他在帮我卖山货土产时，就不会被那些能说会道的欺负太狠……”

听了老张头这要求，季老先生竟一时愣住，没能像以往那样立马儿出口成章——“才思敏捷、倚马可待”，这八字乃季老先生少年时，其蒙师对他某篇习文的评语，从此季学究便一直以此自负。看来，温文尔雅的老先生，倒似不常听到像老张头这样的要求，

见他静默，站在下手的老张头老孙头二人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干扰了季先生的思路。

老先生斟酌良久，反复思忖，想着既要考虑符合这庄户人的实在要求，不能用“富、贵、清、明”这些个虚词，更不能用“苻、苻、葳、蕤”那样艰深晦涩的难

字,读起来,却还要让这些大字不识的庄户人朗朗上口,确实不是件“倚马可待”的事儿。

经过一阵子翻来覆去地排列组合,季老先生终于在鬓角出汗之前,成功确定“醒、言”二字!听他说出,老张头顿时如获至宝,立马给老先生献上马蹄山新摘枇杷一篮。小醒言,也在他七岁那年,完成了从狗蛋儿到张醒言的转变。

不识字的老张头,又从取名字这件事得到启发,死活请求季老先生也让醒言旁听塾课,好长点学问,免得儿子长大后像他这样目不识丁,连子女名字都整不明白。虽然庄户人缺钱少银,但只要季老先生开恩收下小醒言,以后逢着时节,定当不吝孝敬上新鲜瓜果四季。虽然山货低贱,但也可以给先生调调口味。

当时,不知何故,季老先生听老张头的朴实话儿一描述,竟突然强烈感觉到家中鱼肉膏粱已经吃腻,对醒言他爹许下的瓜果山珍颇为心动,出乎意料地答应了老张头的请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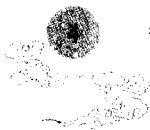
虽说望族私塾收受这么一个贫户子弟,似有些伤了斯文,但季老先生本就是季氏家族中的族老,以他的才智声望,自是没人敢出来质疑。

只是,当时连老先生自己也没想到,收醒言为弟子这事儿,后来反倒成为自己的一个奇遇,让多少士林名士艳羡不已。当张醒言之名遍传四海之时,季老先生便开始忘了他恩师当年的八字评语,转而逢人只管夸赞他对张醒言的识人之明。即便在他年岁已高、健忘征兆日趋严重之时,对他这得意弟子当年每一个趣闻逸事,却是记得清晰无比。

更有甚者,季老先生后来更把时人很少变更的表字,从原本的“明常”改为“明言”,自此之后,谁再叫他季明常他便跟谁急。此番更改表字,老先生自是大有深意,这样老爷子每次清谈自我介绍时,便可扯住对方讲述这个表字的来历。

再说少年醒言,虽然入了私塾,可以念上书了,但毕竟他是穷苦人家子弟,并不能像那些富家同窗们那样,整日介混迹于塾房之中,又或斗鸡走犬无所事事。他还要趁着自己在饶州城上塾课之机,顺手替家中售卖瓜果雉兔之类的土产山货;中午和傍晚,他还要到南市口的稻香楼酒楼当跑堂,三文不值两文地给自己挣些零花钱,以供塾课所用笔墨纸砚之类的文具。

至于本篇开始时,醒言口中这位变换了四次名号的仙长大师道长老头儿,正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循州罗浮山上的道教宗门“上清宫”——在饶州负责采办鄱阳湖特产的道士,道号“清河”。



清河道士年岁已然不小，生就一副瘦骨。因了不常梳理的缘故，他那疏疏几络胡须日渐增长，积年累月下来竟也颇具规模。随风飘动之际，倒也有几分仙风道骨。

虽然清河老道年岁已大，但还是干着这类似于杂役的差事。按醒言的理解，这应是清河老道比较笨，做不好上清宫的功课，才被派来在这市间奔走。这一点上，虽说几年来两人天天这样坚持不懈地拜师扯皮，早已混得不能再熟。但便似那恶龙的逆鳞，只要醒言讥讽到老道这一点，他便会一触即发暴跳如雷，一定要揪少年解释清楚：

我清河大师来这饶州城，实是师门修道特讲究入世，而罗浮山上实在没有比这入世更高的职位了。所以，当年能被委派到这饶州善缘处，实在是历尽激烈争竞，压倒多少优秀同门，最后才争取到手！

为了让这调皮小子接受他的说法，此时清河老头一定会提到，他当年可是上清宫天一藏经阁的高级道士，后来只是为了修为更进一步，才争取来这饶州城的。

虽然，清河老道说这话时，每每得意洋洋，但若是少年再大上几岁，城府再深上几许，便会发现此时这老头儿的神色，总是那么不自然。

不过，如果以貌取人的话，清河难免要被归入老朽一流，但他头脑灵活，人情世故通晓练达，办起事来从不拘泥于出家人的身份——拿老道正义凛然的说法，那便是他的“入世之道”！

不管清河到底是不是因为修道无成才来干这差事，反正在醒言眼中，清河老道这“入世”之功，确已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以至于常常要算计自己，让他为善缘处顺路办理各种杂事。

看来，这天下知名的上清宫，还真是不同凡响。这清河老头，不正是那上清宫因材施教的典型？于是，这便更加重了少年张醒言对上清宫的向往崇敬之情！正是：

小童子、志气高，想学神仙登云霄；  
日上三竿不觉醒，天天梦里乐陶陶！

其实，对醒言来说，所谓的修仙慕道，充其量也只是他缠着老道拜师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。拜师真正的原因是，少年现在正到了长身体的时候，食量大增，饶是家中靠山吃山，张氏夫妇省了又省，却仍是支持不起。

并且，他在饶州城内，并无落脚之处，每天还得赶长路才得回到郊外家中。

虽然一双腿脚倒因此锻炼得强健无比，但对于醒言这么一个少年郎来说，天长日久下来，还真不是件轻松事儿。

因此，如果能混到善缘处，那至少便可以有个落脚地方。很可惜，虽然醒言和清河老道混得很熟，偶尔也可在这“罗浮山上清宫饶州善缘处”打尖，但这善缘处，并不仅仅只有清河老道一人打理。在他手下，还有两位小道士，净尘和净明。这两个小道士，便对他没什么好脸色。

不过他俩厌烦醒言的借住，倒是情有可原。虽然这两道士辈分低微，但能够加入上清宫这天下闻名的清高道门，俱是费了一番心力，尽皆盼着能学几手道术，回去荣耀乡里。谁知，莫名其妙却被远远打发到这儿来干杂活，对这些虔心慕道之人来说，实与充军发配无异。倒霉之处，便连那家书都不太好写，正是一肚子怨言。

因此，虽然道家讲究清静无为，但积着这一肚子晦气，便免不了连带着对醒言这个揩油的俗家少年没啥好脸色。而经过这些年在书塾与市井间的历练，醒言也已非当年那个山中懵懂少年。对这两杂役道士的负面看法，早是心知肚明。

因此，他更要赶着拜清河为师不可。若是早一天成为净字辈中一员，便可早一天名正言顺地在这善缘处白吃白喝白住了！

在醒言这小小少年的眼中，他们这些善缘处的道士们，实在是身在天堂了。不虞衣料食物之缺，不虞雨淋日晒之苦，整日介清谈扯皮，接待慕道之人的捐赠就可以了。最多，也只不过是拐过几个街角，采买些杂活物品——却连这样的轻松活儿，还可以三个人轮流来做，实在太悠闲了！

相比醒言做过的那几份兼职，这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！饶是这样，却还看那俩小道士整日里都皱着眉苦着脸，整个一身在福中不知福！每天回家赶那段长路的途中，醒言心中便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。

其实，也难怪少年张醒言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他现在正处在一个民众颇为困苦、道教却大行其道的年代。

此时正值天下甫定。刚刚经历过割据势力的长年战乱征伐，华夏大地上人口剧减。无论是中下层士族，还是底层的平民，都对之前朝不保夕的日子心有余悸。因而，现在天下俱是人心思定；上至皇亲贵胄，下至黎民百姓，都厌倦了战争的喧嚣，开始医治长年战乱带来的创伤。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，反对武力征伐、力倡清静无为的道教，便开始从各派教门中脱颖而出。

当是时也，举国上下俱慕道家，不仅道宗寺庙香火日盛，便连尘世中的文人名士，也多以精研道家典籍为时尚潮流。那时的士林中，便出了不少著名的

道学家。

有了这样的背景，那道家玄学清谈之风，便出乎想像的盛烈。这些道家玄学的清谈，又称做“微言”、“清言”、“清议”、“清辩”。探讨并称“道家三玄”的“老、庄、易”，成了当时清谈的时尚选题。精通“三玄”的名士，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，侃侃而谈，更是著书立说，学术有成。世人称为：玄学家。

虽然在当时这“玄学家”的称谓能让人肃然起敬，但名号得来并不容易。这种有关道家的玄学清谈，经常通宵进行，即所谓的“微言达旦”。有些士人耽溺清辩，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，有所谓“左右进食，冷而复暖者数四”。更有甚者，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，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。

醒言那位老师季老先生，也算是当地士林中的名人。在这个全国性的道学大潮中，自然也未能免俗。每当兴之所至，老先生便会在授课之余大谈玄学。

不过，以少年当时的学识和兴趣，实在听不懂兴致勃勃的老师在说什么，只是呆呆地看着老先生那一开一合似乎永无停歇的嘴巴，脑袋里只祈祷着塾课快点结束，焦虑着还能不能赶上稻香楼的短工，担心着去迟了又要被那胖账房骂，恐惧着如此便要那铁公鸡刘掌柜借机扣工钱……

这醒言的头脑中，诸多杂念纷至沓来，恰似那白云苍狗，只不过就是没一样和讲堂上的主题有关。

于是，季老先生在台上舌粲莲花、玄之又玄，他的弟子张醒言，则在下面正襟危坐、神游万里。

不过季老先生演讲中，偶尔有一两个不是那么枯燥的故事，无意中被醒言留心到。某次老先生提到，饶州城东的卫氏之子况嘉，体弱而好谈玄，一次约战渭水名士谢鲲，结果在通宵辩论中，反被远道而来的谢鲲驳得口吐白沫、旧疾发作而亡。

看着老师讲此事时那副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悲慨模样，小醒言心中便万分惕然，决定虽然自己还要继续争取混入老道清河的善缘处，但以后可千万要注意，不能再和老道通宵聊天打嘴仗！

既然道教流行，官民同仰，那志愿加入道教之人便也大增。既然需求旺盛，便自有闲人前来凑趣。

于是乎，数十年间林林总总，有许多道家门派崛起江湖。什么极光、全空、始无、元初、归一、轮空，名字是一个比一个空，一个比一个玄。不过，在这许多良莠不齐、鱼龙混杂的道教门派中，真正名满天下、枝繁叶茂的，还是得数那历史悠久、根深蒂固的三大道教宗门：

委羽山的妙华宫，罗浮山的上清宫，鹤鸣山的天师宫。

妙华宫多女道人，上清宫崇《上清》《玉皇》二经；天师宗又称为“天师道”“五斗米教”，据传为张道陵张天师所创，在三大道宗中信徒最广，声势最盛。

与妙华宫走女子路线、天师宗走群众路线不同，清河所在的上清宫作为三大宗派之一，相对而言比较清高，修持以《玉皇经》《上清经》等道教经典为主。其教名上清，出自对道教三清祖师的崇敬。

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，上清宫的清名倒是赢得了士大夫的青睐，获得皇家分拨的良田千顷，其所在的罗浮山，方圆五百里的大山场，也被正式封为上清宫的私产。相反，那个在穷苦百姓中名声更大的天师宗，反而不为士林所喜。

其实要仔细追根溯源说起来，这上清宫与那天师宗，还颇有渊源。据说当年两教原为一家，只是某代由于对教义理解不合，门中起了争执，于是张道陵的后人、第四代天师张卿，便将宗门迁往鹤鸣山，号称“天师宗”。而那些留守的教徒长老，便创立上清宫，从此自成一派。

对于大多数穷苦百姓来说，当时的上清宫，无疑象征着丰衣足食的天堂。如果有谁能和上清宫扯上关系，那就是一世无忧了。一辈子不挨饿，这在当时大多数贫苦老百姓的心中，可是了不得的事情——也许，那是只能在梦里睡觉才可能梦见的美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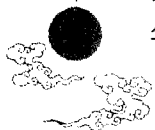
醒言还是个懵懂孩童的时候，便认识到生活艰难；懂事后，更要自谋食路。对于要为衣食奔波的小醒言来说，把眼睛盯上这个“上清宫饶州善缘处”，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。

但不幸的是，上清宫正因其清高之名，本来便择徒甚严，同时许是也怕那食口繁多不堪应付，遂勒令门下严格收徒。所以，才有了开篇醒言和清河老道那几年间内容雷同、形式直转而下的对话。

经过这许多年口舌，醒言仍然还是红尘之身。唯一的結果，便是与老道清河相熟。

话说这日，醒言做完日常例行拜师功课，便去隔了两条街的稻香楼打短工。顺路，也去完成他另外一项日常功课：在路上东门街角那块儿，偷瞅两眼李记杂货铺老板女儿李小梅。

这举动倒也不怪少年早熟。那时人们普遍早婚，像张醒言这样十四五岁光景的少年，便是成婚生子的也不是没有，只是醒言家贫无力迎娶而已。到了这年纪，他已有了对女子朦朦胧胧的好感。这李小梅，便是他心目中的美妙女子



了。在他眼中，李小梅皮肤好，眼睛也水灵，怎么看怎么好看，无怪乎，她是方圆两条街这个年龄段当之无愧的第一美人！

其实，若要较起真来，那李小梅也就是典型的市井儿女，长得只是青春活泛，实在当不得美人一语。但这又有何妨呢？对于情窦初开的少年来说，在他心目中，心仪的少女便是最美的。

也许，过了几十年后再回头想想，回忆起当年自己对某个少女的痴迷，都会觉得不可思议。只是，那已经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。

经过李记杂货铺时，少年倒没有忘记清河的嘱托。毕竟询问一下货物的有无，便可明目张胆地多看李小梅几眼了！



## 第二章

### 闲卧仙山惊月露

痴儿控卧仙山背，寒露满身披月华。

——《齐云岩石壁偈》

日子就这样悠悠然然地过去，醒言每天按照相同的路线，来往穿梭于马蹄山、季家私塾、上清宫善缘处、李记杂货铺，还有那打短工的稻香楼酒楼。

等年岁再大一点，老张头再老一点，开始做不动重活时，醒言就应该继承这马蹄荒山的祖产，在这荒山野地里刨食，钻沟越岭地捕猎山物。当攒上点银钱，就娶上山村附近门当户对的庄家姑娘做老婆。从此，便远离了书塾，远离了杂货铺美女，成为只适合在田头提儿弄女的当家汉子。

也许，如果没有那件意外的发生，少年醒言的这一辈子，也就会和张家祖祖辈辈一样，按照这样的路线平平淡淡地度过，在此后的传奇里留下一点痕迹。

这件改变少年醒言一生的意外，发生在他十六岁那年的夏天。

那日，正是暑气炎炎，他家马蹄山上费心费力植种的枇杷树，不知怎的惹上了虫子。按理说，这枇杷树自有一股清气，一般不易生虫。只是这日当老张头上山巡视全家倚为饭食之源的枇杷林，却发现树丛中绕飞着一些从未见过的蛾虫。

这下，顿时就把老张头急坏了，赶紧招来儿子和老伴一起扑打。孰知这飞虫恁地灵活，要彻底扑杀殊为不易。见此情形，三人只好用衣物扑打，尽量把这



些怪虫赶离枇杷林。

折腾了一整天，终于将枇杷树丛中这些怪虫赶干净。作为驱虫主力，一整天上蹿下跳，饶是醒言这样年轻小伙子，也累得够戗。

晚时，他一时懒得走动，便叫二老先回，自己就在这山上歇息，看着这些虫儿还会不会再来。反正这样的夏夜中，家中茅屋睡觉也是燥热难当，还不如就在这山上歇着，夜里还清凉些。饿了，便可以摘些野果充饥，正好省去一顿晚饭。

于是二老便先回去。张醒言就在山坡上那块常用来歇脚的白石板上躺下。

这块白石板，乃是天然而成，外形与睡床相仿。这马蹄山虽然占地方圆不小，但却委实不高，兼且林木稀疏，实在只能算荒山一座。老张头曾有心将它出卖，换点银子去饶州城边买一块水田，却只是无人问津。

这马蹄山唯一值得一提的，便是这块半截入土的床形白石。这石头大约有一人来长，醒言正好能躺下。石床表面光洁，虽然中间稍微有几处凸起，但若躺久了，并不能觉察出来。

这白石床还有一个只有醒言才晓得的怪异之处，那便是每次赶上农忙时，在山上干活累了，躺在这块白石上睡觉歇息，醒来后总是觉得神清气爽，脑筋也似灵活了不少。甚至，常有要长啸数声的冲动。

也许这不能算得上什么特别之处，在凉石上睡觉，起来后恐怕本应就是这种感觉。心思缜密的少年，怕说出来反惹别人笑话，便从没跟谁提过。

当醒言又在这天然白石床上躺下时，一轮明月已跃上东山之上。在山野特有的清风中，少年舒展着四肢，充分享受这白石的清凉。

过了许久，似觉得有些无聊，便静静仰望头顶上满天的星河。

看着头顶那横贯天宇的淡淡银河，少年心中不由自主地想到那句农谚：

银河东西贯，家家吃米饭。

可惜的是，自己家里并没有出产稻米的良田。

躺在白石上的少年，觉得头顶这星汉天宇总是看不够，仿佛一天一天都有不同。当他看这天上星辰时间久了，总仿佛自己的目光、进而是整个身子，都要被吸引到这神秘而无止境的星空中去。

醒言就这样躺着，一动不动。只有这时候，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光，什么烦恼忧愁，都是明天的事情，现在不用再挂虑。

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逝。月移影动，不知不觉中那轮圆月已移到醒言当头。雪样的月华，似柔水般静泻下来，正流淌在醒言静卧的身上。